

雨花文艺丛书

特 写 集

在飞跃的时代里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筹委会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雨花文艺丛书

在飞跃的时代里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筹委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本書共有八个短篇。“过盆”是描写沪宁线铁路工人，怎样大胆創造了特別快車的故事；“飞跃的时代，飞跃的人”是写一个起初不愿当徒工的初中生，在大跃进中，短期间成了先进工人，有了出色的发明和創造；“第一个女矿工”是写一个女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矿井工作，成为女矿工的过程；“在蜜月里”描写新婚的妻子怎样帮助丈夫克服了不正确的思想；“厂长在我们当中”是写一个厂长在跃进中走出办公室参加劳动去联系羣众的新作风。……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設在飞跃地前进着。

雨花文艺丛书

在飞跃的时代里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筹委会編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1 字数66,000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

目 录

过岔·····	顧尔鐸 (1)
飞跃的时代, 飞跃的人·····	陈建之 (15)
第一个女矿工·····	譚慕平 (27)
阳光普照下的云龙山·····	曾传炬 (38)
在蜜月里·····	向 大 (49)
厂长在我們当中·····	海 曙 (71)
白衣姑娘·····	海 曙 (85)
礼物·····	沈虹太 (98)

过 岔

顾 尔 鐸

远在1952年，全国铁路系统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时候，上海铁路局的机、车务部门和工务部门，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执，机务和车务部门从满超五运动的要求出发，一致主张提高列车过岔的速度(注)，工务部门为了行车安全和减少磨损，坚决地拒绝了。此后，每当编排一次車輛运行图的时候，这一问题总要引起一场争执，而每次争执的结果，又总是工务部门获胜。

今年一月，向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号角响彻了全国，工厂、农村、森林、油田、渔港、盐场，每一个生产单位，每一个建设岗位，都以迅猛异常的速度行动起来了。各方面的跃进，对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格外迫切了。于是，加速过岔速度问题，又一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一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天灰沉沉地象要下雪，没有风，却是刺骨的阴冷。这时候，上海铁路局南京工务段的党总支会议室里，完全是一种与外边天气截然不同的气候，因为有两种

完全不同的意見，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爭辯，爭辯的双方，都一步不讓地堅持着，會場的空氣顯得十分緊張。雖然為了節約，沒有燒火，好些人臉上却騰騰地冒着熱氣。

工務段長俞乃新却始終保持着情緒的平靜。不時用手指扶一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鏡，胸有成竹地、耐心地傾听着每一種對過岔速度的見解，多年來科學研究和政治工作的鍛煉，使他能夠保持住心平氣和的胸懷。他又特別告誡過自己：一個技術行政的負責人，在決定一件重大的技術措施的時候，一定要保持大腦的冷靜。這時候，當仔細地觀察了一些發言的同志之後，他覺得：有些人由於光凭一股激情，所提的意見已經到了脫離實際的程度了。他是擁護，並且願意躍進的，但是不能贊成毫無理論根據的“躍進”，那不是躍進，只是冒進！他嚴格地把持住“躍”和“冒”之間的分寸，絕不讓它們越軌一步。可是，他也不想把這番話在這時候說了出來，他知道：在運動中，即便是有誰偏激了些，也不應該隨便去損傷他的熱情。他正考慮着一個既能說服冒進思想，又能鼓舞大家積極性的好辦法。因此，遲遲地沒有明確表示態度。

可是，俞乃新是工務段長，這兒工務方面的小權威，他不表示態度，爭論是難有結果的。因此，這時候，好多雙眼睛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在他的臉上。

會上，提出的意見開始時有三種：一種是，認為過岔速度應該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根據，保持在規定的，側向每小時行程三十公里，直向每小時行程七十公里的範圍之內；一種是，主張將側向提高到每小時三十五公里，直向提高到每小時七十

五公里；一种是，認為前面两种都是保守的，按照需要和可能，應該將側向提高到每小时四十公里，直向提高到每小时八十公里。这三种意見，各有各的理由，每一方面都說自己代表的是絕对的真理。但是，由于整个形势是大跃进的形势，加之，主张提高速度的又是多数，因而爭論到最后，第一种意見已經是不告自退，实际上只剩下后边两种意見了。

俞乃新早就將几种意見踐过了分量，他虽然一向是严格遵守理論和現行的各种規章制度的，不久以前，也是認定过岔速度不能提高，并且是坚持最力的一人，但是，大跃进的号召下来了，他是一个黨員，对待党的号召是热情的，并坚信党說要来个大跃进，就一定能够跃进。所以，尽管他現在还没有充分的根据去駁倒第一种意見，然而，他能意識到，这种保持在原有水平上的情况，不符合当前形势的要求；对第三种意見，从感情上來說，他非常同情，他能够理解提意見的人們的那种善良、积极的愿望，并且，他心里也早已估計过了它的价值，如果真能达到每小时側向四十公里，直向八十公里，那么，毫无疑问，目前运输的紧张状态一定能够緩和下来，沪宁綫的双軌計劃至少可以推迟几年，这将为国家增产节约一笔多么庞大的財富啊！但是，理智又使他感到：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做，那是一种近乎儿戏的冒险行为，在机务、車务部門，一种改进如果失败了，頂多是時間、經濟上的損失，而唯有过岔問題，一旦有所疏忽，那就将会造成一种难于弥补的錯誤。因此，他的心意比較傾向于第二种意見。

大家注視着他，期待着他。俞乃新終於不得不表示自己

的态度了。虽然他的心意是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的，但是，说实在的，那还是感情用事的，终究是缺乏正确的科学论证，一个技术工作者的严谨的生活习惯，使他感到舌头上象吊着块千斤重的石头，要从嘴里说出来是吃力的。然而，势在必说了。

他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竟感到心里已不再那样平静了，嘴唇和两手都有些微微的颤抖，于是又用手扶了扶眼镜，让肌肉稍许放松了些，终于努力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句话来。“我同意提高过岔速度！”

好些人，特别是那些促进派，眼看着他们争取到工务段长，情绪更加沸腾了，一个个眼睛里流露出欢欣的、闪闪发光的神采，象一股热流，直透进了俞乃新的心。不知是由于受到鼓励而兴奋，还是感到了自己事与愿违的心情和从四面投射过来的期望的眼光不大相称，俞乃新的两颊有些发烫，他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窘境，就在这一刹那，他心里一阵激动，不觉把自己想说的话竟多放出了一码：

“我保证侧向三十五公里，直向七十五公里！并争取达到侧向四十公里，直向八十公里！”

说完话，象做了一件原来估计力不胜任的工作那样，他感到一阵轻松，扶了扶眼镜，仍回到原位上去，这时候，他觉得自己确是在跃进。

然而，有些刚才还朝着他闪闪发光的眼睛，倏然又暗淡下去，紧接着，不知是谁，还大着嗓门问道：“老俞，为什么那么保守呢，四十和八十不能也来个保证吗？”

象一根刺，一直刺进了俞乃新的心，又辣又痛，他完全出乎意料地发觉，自己的努力是白费的，自己几乎是违反自己的意愿地跃进了，竟还有人认为自己是保守的！不由感到一阵痛楚的委屈，自尊心所受到的损伤，使他几乎要大声的喊叫起来，但是，他的修养不仅使他努力沉住了气，并立即意识到这种心情的可耻。“要冷静，千万要冷静！”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一面想着：“保守，如果自己仅仅是一种在冒进的人眼光里看到的保守，那么由他们去看好了，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一想到这些，心里竟自宽松了许多，并很快地原谅了对方，不觉间顺眼朝总支书记那边看去，他希望这种心情能够为组织所了解。

“是啊！”党总支部书记象完全没有注意到俞乃新这一忽儿心情的变化，乐呵呵地笑着说：“为什么要争取呢，不能保证吗？”

“噎！”的一声，俞乃新的脑袋象给什么撞了一下，“怎么，总支书记他也……”不禁愕然了，并开始感到了自己的孤立。

关于过盆速度问题，这次会议没有作出任何的决议。

二

带着一肚子的委屈，俞乃新闷闷地走上了回家的路途，直等一阵阴冷的寒气，鑽进了他那件快要磨光了的呢制服里去的时候，他才发觉大衣忘在衣架上了，但是，他懒得回去拿了，任寒气朝身上侵袭，缩紧浑身的肌肉，信步在街上走着，反复自问道：“难道我俞乃新不愿意跃进？”“不，作为一个共

产党员，国家的技术干部，难道会不愿意国家建设得更快更好的吗？”“可是，为什么多数人，连总支书记，都觉得我保守了？虽然他并没有直说出保守两个字来，但那语气，那神态，实际上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他们哪知道一个技术干部的苦衷！”他猛地感到了一种难以为人理解的苦闷。不禁又想起了十几年前，还是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教授们跟他说过的一些故事来：

……从前，英国有个名教授，在某处设计了一座大型的钢桥，设计是出色的，钢桥建成后各方面都很正常，不想，有一天，当火车经过这座钢桥的时候，正好有一阵巨风吹来，冲击着钢桥的侧面，桥垮了！……日本，有个工程师，设计了一座水塔，在第一次打水的时候，水还没有打到顶，而水塔竟塌了！……从此，这两个人的技术生命也就完结了！

象有些富有经验的老航海员，对于茫茫的大海，反而抱着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感觉那样，俞乃新在青年时代，就受过这些故事的强烈感染，所以他一生谨慎，在重大技术问题上，特别重视难以预料的偶然性的因素，而这些，别人是不能理解的。更何况，过岔的速度问题，早就是经过无数个专家，进行了无数次研究的。难道这些人全都是保守的吗？

“至于苏联”，他象是仍还在和谁辩论着：“是的，苏联是有侧向四十公里，直向八十公里的前例的，可是，他们是什么钢，那是顶好的锰钢呀！再说各种零件的质量也都比我们的好！”

“说到我们有些车子，已经达到过侧向四十公里，直向八

十公里的速度，那更是偶然的，不科学的，并且是违反規章的！”

俞乃新胜利了。他在心里，一个一个的駁倒了种种冒进的意見。他不仅为自己终于卸却了被人指斥为“保守者”的可能而兴奋，并且为正确的维护了党的利益而感到驕傲。当他回到家里，又一次翻閱过雷騰公式之后，便心安理得的睡了。

三

跃进的声浪，象怒潮，一天比一天猛烈地高涨起来，各方面对加速过岔的要求，愈来愈多，愈来愈迫切。南京办事处的負責人，一次又一次的找俞乃新交換了意見。

虽然，这一陣俞乃新仍还是捧着自己的王牌，随手用粉筆給任何一个和自己意見有分歧的人演算着雷騰公式；可是，大跃进的一股蛮劲，真象“秀才遇到兵”似的，有些“有理說不清”，这一陣俞乃新总有些感到惴惴不安。不知怎么的，他再也无法保持他极力保持着的冷靜，他自信并不固执，只要有一种鉄錘似的科学論証，一下子打垮自己所持有的王牌，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意見，讓过岔速度奇迹似地跃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没有这种充分的科学論証，那么他也很希望从更多的人当中，找到对自己見解的支持。唯有目前这种僵局，是他所最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召开了一个全区的領工員會議。希望能够打开这种僵局，使問題早点有个定論。

会上，他簡要的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便把那天总支會議上的两种意見，向大家作了詳尽的介紹，除去代表那两种意

見的具体人他沒有說明以外，两种意見各自的根据和分歧的焦点，他都說得很清楚，這可以帮助大家思考，启发大家討論。

“三十五，七十五，这数字难道能算跃进，四十和八十我看也还保守了！”还没等俞乃新把話尾收住，×領工区的領工員已經大声叫了出来。

俞乃新虽然感到发言者的冒失，却没有去和他計較，只冷冷地問道：“那么，你認為該多少呢？”

“江无底，海无边，要挖潛力大如天！依我看，側向每小时行程可达四十五，直向每小时可达九十！”

“胡鬧，这簡直是胡鬧！这是科学，那帶你什么江无底海无边的！”俞乃新心里这样想，嘴上可沒有直說，只略带激動的問道：“你有什么根据？”

“根据？这个……嘻嘻，不瞞你說，以前我們已經达到过……嘻嘻！”一談到根据，那領工員心里想：鉄样的事实，难道不是根据嗎？只是沒有理論，以前不敢同你們这些“理論家”明說罢了。

“这哪是根据，这是个別违反規章的行为！”要在过去，俞乃新知道了这种事情，准要发火了，至少要拍电报批評，然而，自从那天党总支會議上，有人提出这件事之后，如今竟到处公开叫嚷起来了。因此，这时俞乃新也无法过于頂真，只用淡淡的語气說着，目的是否定掉那种不可靠的根据也就算了。

“不，不是个別的，我們那儿也曾超过……”眼看着这一情形，鎮江的領工員沉不住气了，他完全忘了規章，想到的只是

事实！

“好，即使是你們也超过过，可也不能因此就証明可以普遍的采用啊！”

“我們那儿也……”浦鎮的和南京的領工員都跟着把情况揭开了。浦鎮的同志竟表示：有时，側向的过岔不仅超过四十公里，还达到过五十公里。

虽然，这些还不是多数的現象，終于使俞乃新大大的震动了。这些事实使他不得不嘴軟，但是，就凭这些也还不是他要找的“鉄錘”，因为他們毕竟只是凭肉眼估計的，并没有科学的測定，更缺乏理論的根据！僵局，到处是僵局，俞乃新的心情开始煩躁起来。直等有人提出目前暂不必提四十五，九十，而努力保証四十，八十的意見，俞乃新沒有再表示反对。他一方面相信了群众的大多数，一方面保留着对进行周密的理論分析和科学測定的期望。不久，上海鐵路局南京办事处終于向全綫提出了：“过岔速度每小时側向四十公里，直向八十公里”的倡議。

四

倡議一提出，俞乃新的心情就开始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从一个“反对派”的堡垒变成了“促进派”的領袖了。因此，以前找理論根据，目的是为了千方百计証明別人的“冒进”，而現在找理論根据則是誠恐怕別人批評自己的“冒进”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己心里还不是頂踏实，而且，倡議提出之后，馬上就接到几个工务段的電話，在電話里虽然彼此問了好，但，也

不免夹杂着一一些不太信任的味道。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压力。

俞乃新日以繼夜翻着各种有关的資料，終夜演算着雷騰公式，說也奇怪，一旦当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之后，在探討理論的时候，竟漸漸地发觉了其中某些漏洞来了。原来自己死揪住的条文和实际对照之后，并不是那样的完整无缺。他进一步的对自己王牌怀疑了，可是，信心！新的信心却并没有因此确立。他决定組織一次深入的調查和細致的測定，以便作出完全可靠的結論。

但是，事情只刚刚开了个头，上海鐵路局又找他去开会了。

他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性質的會議，在会上可能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因此，在他还没有做他要做的事情之前，参加这样的會議，胆子是不壮的，这一陣来，俞乃新戒掉的香烟又重抽起来，并且抽得比以前更多，瘦长的脸更显得清癯了。

在去上海开会的路上，火車越接近終点，俞乃新的心里越发地不踏实起来。他隱隱地感到：这个倡議提得总象有些“冒”，然而他却是代表着这个倡議去开会的。这种矛盾的心情，比以前几乎做了保守派来说，又是另一种滋味，反正都不大好受。

可是，巧得很，在火車上他遇到了办事处分常委会的季書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季書記和他談起了“实践論”，談到了理論和实践的关系。对理論是实践的指導这一点来说，俞乃新不仅相信，而且从来就是步步遵循着这一原則办事的；然

而实践又是理論的依据，同时实践又能够丰富理論，推动理論的发展这一点，俞乃新一直很少考虑。他們談着談着，不覺漸漸談到最近农民修水庫、挖土方的事情上去了。

“……在这次大跃进中，这些农民竟挖到二十五个土方。这不是难以用理論来解释的嗎？然而，过去理論上还没有的，今天我們的人民就用实际的創造来补充了。”季書記不时用眼睛看着車窗外边的一望无际的田野，无限感慨地說着。

象一扇日久关闭的門窗給打开了，猛地，俞乃新眼前一亮，虛松松的心，一下子給什么东西填得滿滿实实的。腰板子直了直，不免精神振奋起来。等季書記一走，他便激动地抓住了同伴老工人王呈祥的手臂問道：“老王，你看怎么样！能成嗎？”

“什么？”坐在一边的王呈祥給这沒头沒腦的話一下子問楞住了。

“过岔，过岔的事，你看到底怎么样，能成嗎？”明明俞乃新的話里已經是充滿一种新的信心新的激动了，然而他希望听到更多的贊成的意見，不嫌把气打得更足些。

“哦！你說这个！”王呈祥恍然大悟地看着工务段长，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到这时候，倡議已經提出好几天了，段长心里还没落实。

“关于这事儿。”王呈祥慢慢的燃起了一根烟，好象要說一段很长的故事似地意味深长地繼續說着：“十几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关外当工长，曾經亲眼看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列貨車，在下坡的时候，剎車突然坏了，一个猛子向車站的側向冲

去，好家伙，車輪都飛離了鋼軌面了，我心想，这下准糟了，丟下工具電頭就走，想去找救護。可是，說來奇怪，那列車除了有些面粉從車頂震掉下來，啥事故也沒出。那一冲少說也有百把公里吧！”說到这里，王呈祥看了看凝神聽着的俞乃新，解釋性地接着說：“當然，象這樣的事是不能作數的，我說它只是給你做個參考。我看，側向四十公里，直向八十公里，咱們是准能行的！”

“哦！哦！”俞乃新聽着，使勁地抓住老王的手，心沸騰起來，他從王呈祥的話想到剛才李書記的話，又想起了雷騰公式和規章……哈，一秒鐘里他想的事情可多着呢！

老王呈祥雖然不能完全理解遮在那付黑眼鏡框子后面的腦袋里究竟藏着些什么，但從俞乃新興奮的神情里，他也感到了莫大的欣慰。終于看着這三十來歲的大孩子，點着頭愉快地笑了。

五

上海的一次會議，果然不出俞乃新的預料，他在同行中發現了許多個昨天的自己。這些人本來在理論上就有相當的造詣，加之，工務處領導上，對南京工務段的倡議，並不是那麼熱衷地支持。但是，他已經是有過一番苦痛的思想熬煉的人了。他在群眾中學到了不少的東西，也從黨那兒得到了啟發和教益。終究，在會議上他完全站在“躍進”方面，以自己這一時期亲身体會到的一切：關於理論和實踐的問題；關於依靠群眾，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的問題；以及考慮問題的立足點和思想感

情的問題，向到會的同志作了宣傳。並且從說服別人的過程中，更加堅定了自己。所以一回到南京，他便立即行動起來，組織了力量，具體進行了調查研究和實地的測定。測定工作是在非常細致的安排下進行的。直向要測，側向更要測，白天側，晚上也測，晴天測，雨天也測。就這樣，一共測定了兩個星期，側向共測91次，直向共測76次，測定的結果，不但證明側向四十公里，直向八十公里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而且在測定的過程中，結合進一步的理論探索還發現了更大的潛力。原來：過去不僅是迷信理論，墨守成規，而且在考慮蘇聯的先例時，只看到蘇聯有利的一面，和我們不利的一面，而我們某些比蘇聯好的條件卻根本沒有看到。俞乃新自己一步一營地築起的堡壘，終於完全給拆除了；但是，他的心情並沒有完全寬松，事情往往是这样：愈是接近希望的實現，心弦也就扣得愈緊。這一陣來，他日夜焦急地等待着試車的日子，焦急得在家里睡不住了，就干脆睡在辦公室里的沙發上。

試車的日子到了，然而，期待已久的俞乃新自己卻沒有能親身參加，因為這天他正在參加着一個重要的會議。試車是由副工務段長主持的。可是，天曉得，俞乃新那有心腸開會呢！

“過岔了……側向，直向，直向，側向。……四十，八十，啊！四十五，九十！嘿！這一段車身象有些晃動……好，一切經過良好！”會上，人家講了些什麼，俞乃新說不大出，因為他的心已經隨着列車開出了。而一直等到副工務段長打過電話來，報告了一切經過的情況，竟和他所想象的一樣的時候，他連自己也分不清楚究竟還是開了會，還是試過車了，不覺象孩子似的